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乡村食物的一种。原意指的是北中原一种小面食。

做法如下：和好面，擀成薄片，然后撕或切成小块，煮熟连汤吃。一日三次，口服最好。主治肚饥。

我姥姥做“片儿汤”时，有时别出心裁在里面掺上一把切碎的韭菜叶，白里透绿，如两色碎玉相映。有时要打一个鸡蛋和到面里，做出的片儿汤吃到嘴里光溜溜的，口感极好。

我一向认为，世界上我姥姥家的萝卜最甜，姥姥做的饭才是天下最好的，无与伦比，其次才能轮到我母亲，我姐，我妻子。我的手艺最次，尽管我比她们多一个“中级烹调师证”（但乡间是从来不认可世上这种墙上下来的假东西）。

片儿汤也属老年人文体，一如文学体裁里的随笔。

我认为周作人、废名、孙犁、黄裳这类人都是写“片儿汤文体”的作家。年轻人多不吃这种面食，有失身份，应吃汉堡包或三明治再佐以小人儿酥，故有先锋写作

片儿汤

与另类写作的新姿势不断涨潮。

我有一自己之推论：一个人饮食习惯和范围与童年最早所接触的食物有关，食物决定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，未来掌握在一棵萝卜身上。推算下去，世上天大之事其实都缘于一方小小烧饼。大总统大事件譬如“马关条约”都与某个小烧饼或扣子有关。

在冰城哈尔滨，我第一次上过西餐店，坐在那里，灯光平整，不知道是先动叉还是先动刀。北国的表妹教我秘诀，说：哪个离你近就使用哪个呗。

那一时刻，我忽然怀念故乡的“片儿汤”。

在北中原口语里，它的含义有时是另一层意思，已超出小面食的范围，上升到意识形态。说谁是“片儿汤”，是指过不好日子或不会过日子。二大娘评判人家是“过得像片儿汤”。

有时还添上一个词——“很打锅”。

这也是说不会过日子。锅都破了，焉有汤乎？

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访儋州东坡书院。载酒堂两侧有碑刻，一路看去，最后一碑是《献蚝帖》。我笑，可借了老苏此帖最后一句来，吃海南海鲜可名曰：“分此美”。

时值己卯冬至前二日，有当地人送了生蚝来。东坡与苏过将生蚝一一剖了，得了数升蚝肉。肉与浆汁与酒一齐煮，鲜美异常。东坡曰：“未始有也。”还有大一些的生蚝，就用如今炭烧的方式炙烤，大约又是一番恣意啖喱。帖中还提及其他海国鲜食，蟹、螺种种。幸而好吃的苏东坡，在海南也能得了此美。

蚝鲜美，《献蚝帖》亦美，或者说，从美的层面而言，“献蚝”更甚于“渡海”和“荔子碑”。《荔子碑》朴拙，《渡海帖》潇洒，《献蚝帖》如凭栏缓板而歌，竹肉相发。此“蚝”形味皆美，更得生趣。大小疏密有致，紧凑宽绰兼具，稳健洒脱齐

栖迟

备，此为形。小蚝和酒煮，大蚝以炭炙，隔帖都能咂摸出味儿来。咂摸咂摸过后，还得叮嘱儿子一句：“慎勿说，恐北方君子闻之。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谪海南，分我此美也。”这就得味了，哈哈！

再以人比，“献蚝”可算戏曲里的大冠生，有书卷气，有雅逸气，端然又潇洒，从容又明朗，而绝不拖泥带水，亦铿锵，亦秀润，亦见浑厚卓然，亦得回风袅袅。大冠生里，《空城计》里的诸葛孔明模样最合此帖。耳听得城外乱纷纷，他自从容在城头观风景。行腔一出，能见青天清风朗朗月，最得逸气。城头的诸葛孔明亦得骨气和苍脉，只不过内敛且潜藏着，须你细细地去寻。大冠生隐着的骨气和苍脉缘于足够的成熟，愈听得城外乱纷纷，愈隐藏。

好书帖皆逸气疏朗，东坡“献蚝”又

不同于他人。王羲之更娴雅，颜真卿更奇崛，王珣顾盼自若，杨凝式清秀空明，王献之帖里虽变化倏忽，却有寒意，最好向他父亲借一件貂绒大氅。东坡“献蚝”是已经岁月而无寒气，薄冷天着布袍也心无芥蒂。正是“人生稟气，各有攸处”，这是王献之《薄冷帖》里的话，话虽如此，帖里总有掩不去的薄冷。

“献蚝”时的东坡书法已渐老渐熟，“献蚝”之后，东坡法度经“渡海”及至“荔子碑”便趋于天然了。天然是一种绚烂。

《献蚝帖》一出，至此东坡可以摩腹道一句“我不负汝”了。

自南徙来，东坡一直负此腹。儋耳难得肉食，五天吃不到一次猪肉，十天吃不到一次鸡，薯芋老鼠蝙蝠蛤蟆都拿来果腹，乃至大旱绝粮时，以《老饕赋》的极乐盛筵来哄骗腹肚。终得献蚝。

《诗经》有云：“衡门之下，可以栖迟。”东坡困于儋耳，亦得栖迟。

桃花不静

桃花难画，因要画得它静。《今生今世》里，胡兰成这样说。

桃花其实不静。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虽是“闹”了，但相比桃花，杏花还是未出阁的妹妹，多了那么几层含羞贞静的意思。

真正“闹”的是桃花。一开就收不住，性子烈，又艳，艳得赤裸裸。

从前，少年时，我还是有村庄的人。春日里，儿童放学归来早，行走在田野之上，遥看家的方向，村落，农舍，疏林，还有隐约如雾的一树树红花。那时的乡村，真是村前村后有桃花，舍南舍北皆春色。

我家的桃花开在庭前，傍水而开。大妈家的桃花开在菜园的篱笆边，花后人影走动。姑妈家的桃花正对着窗子，人站在屋里，眼前是一窗满满当当的红花。我们那个村子的人家，都依水而居。长长的河堤像一根柔软的绳子，串起了一户户农家，还有一树树桃花。

我们村子的桃花，不是苏轼笔下野逸的“三两枝”。桃花一开，家家像有喜事，让人心里莫名激荡。那些桃

花，张家的，李家的，刘家的，王家的，连一连，绕一绕，都是亲戚，所以我们村子的桃花都是结伴开，开得热闹，开得似乎整日都在笑。桃花那里，只有民间的闹哄哄的喜气，它从来不自带忧伤，不具疏离气质。

那时，妈妈们在桃花荫下纳鞋底，姑娘们在桃花边绣花鞋垫，我们小孩子就踮着脚折花枝来玩。东风徐徐经过，桃花纷纷扬扬飘落，落到大人们头上，落到姐姐们的手心里，落到我们小孩子的脸上，落到公鸡的尾羽上，落到泥地上，落到涣涣春水上……

朴素的乡村，被桃花一照，竟像点了洋红的糕点，一下就生动起来，勾起人的欢喜来。我觉得自己像是住在一个桃花围成的花园里，桃花堆叠的梦境里。

曾有十多年的时间，我不喜欢桃花，觉得它冷艳，野性，开起来疯疯癫癫，一派终老民间多子多孙的俗世姿态。说到底，我是觉得，它的格不够。我像苏轼一样，看花也只看那竹外寂寥的三两枝，我不喜欢桃花排山倒海开放的热情。

◇ 平水静花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